

續
後
漢
書

三



續後漢書

(三)

郝經撰

續後漢書卷第十

列傳第七

漢臣

陶謙字恭

公孫瓚

公孫度

子康恭
康子晃淵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好學。爲諸生。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羣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遇之。塗見其容貌異之。因許妻以女。其妻聞之。怒曰。陶家兒敖戲無度。何乃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謙性剛直。有大節。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交友。意殊親之。謙恥爲之屈。非公事不見也。磐故留謙宴飲。起舞。屬謙。謙不爲之起。強之。乃舞。謹案。陳志作及舞。太平御覽作乃舞。與此合。而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而罷。竟委官去。累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將。拜謙揚武都尉。從嵩征羌。大破之。邊章韓遂爲亂。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溫遇謙甚厚。而謙內輕溫。及軍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于邊。或謂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一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溫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溫。遇溫于宮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尙爾未除。待之如初。徐州黃巾

起以謙爲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之。境內晏然。董卓以天子都長安。謙乃上河南尹朱儁爲車騎將軍。會兵討卓。卓誅而李傕、郭汜作亂。四方斷絕。謙復率諸豪傑推儁爲太師。移檄牧伯同討。儁、汜會徵儁入朝。不果。乃遣使間行奉貢。詔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

而謙背道任情。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琅邪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爲廣陵太守。原注

漢書列傳注。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爲太守。曹宏等譏謚小人也。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閭宣。謹案。陳志

漢書作閭宣。劉牧曰。按紀作闕宣。注云。闕黨童子之後。此作閭誤。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寇鈔。後遂殺之。而并其衆。曹操父嵩避亂琅邪。謙

別將守陰平。原注。後漢列傳注。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共劫殺嵩。操與謙有故怨。遂歸咎于謙。欲

伐之。而畏其強。乃遣使說儁。汜令東山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

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園懼于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

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攜白首于山野。棄稚子于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飢

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并見係虜。是以

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

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

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

治受策長驅，匪遑啓處。雖憲章敕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強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敕兵衛送。原注：裴松之曰：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不從。操時雖未秉政，表請州郡一時罷兵，故詔從之。則出于朝廷，非出于操也。故今取之。操以謙不奉詔，征之初平四年，操擊謙，破彭城，傳陽。原注：後漢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敗走，死者數萬。泗水爲之不流。謙退保剡，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原注：後漢列傳注：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篤，命別駕糜竺迎昭烈領州。未至，謙卒。時年六十三。二子商、應，皆不仕。原注：吳書：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慷慨夷狎，賴侯以清。蓋蓋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皆士深賜。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祖薨。哀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謹案：目錄傳未附零融、趙昱、二人。今闕。

謹案陶謙傳議闕。又目錄此下有公孫瓚傳。今亦闕。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父延。避吏居元菟。度爲郡吏時。元菟太守公孫域

原注音域

子豹年十八早

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愛之。遣就師學。爲娶妻。靈帝時與東郡謝弼。東海陳敦。舉有道對

策。除尙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除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度起元菟小吏。爲遼

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爲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

詔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麗。西擊烏桓。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見中

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爾。

原注魏書度語毅儀

識書云孫登當爲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卽登也。時

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

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

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原注晉陽秋曰

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真之曰。不勝憂。數年而卒。允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

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裴松之曰。按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爲遼西

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

設壇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

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立。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曹操征三

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立。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曹操征三

郡烏桓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封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曹丕篡代遣使卽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曹叡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叡因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六年淵遣使南通孫權權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賂遺淵淵遂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于權隨賀還并獻貂馬表權曰臣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到奉被敕誠聖旨彌密重純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采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僞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悞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原注·史記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昭王死·子燕惠王立·陳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陳平耿況亦睹時變卒歸于漢原注·漢書·項羽以陳平爲信武君·使擊殷王·漢攻下殷·平懼誅·伏劍亡·渡河降漢廣阿·光武加況大將軍·封典義侯·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早定洪業奮六師之威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賀等至成山魏將田豫要擊斬之舒綜脫

身至吳。曹叡恐遼東吏民爲淵所悞。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元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叉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封爵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險阻。王誅未加。比年以來。復遠遣兵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民愚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易有無。旣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子惡。春秋所書。今遼東元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數。戴纁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櫝。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且又此事較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建立大功。福莫大焉。尙恐自嫌已爲惡逆染汚。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孫權復遣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

王加九錫。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塗滅。雖周餘黎。靡有孑遺。方今之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剪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睹變。審于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爲天下先。元勳巨績。侔于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原注。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略。絕僭逆之虜。

順天人之望。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爲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元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讓。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錯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

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于內。武信于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淵復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表叡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賊虜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僞命意有猜疑。懼其亂作。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其餘赴水沒溺者二百餘人。散走山谷。者悉皆禽馘。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污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然亦足以摧猾虜之鋒。破矜夸之功。以昭示天下。

原注。魏略載淵表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

耳之風。慚爲賊權汙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仇隙。今乃譖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敬。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獲竭情。而令四使見殺。臬息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慚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膚。若天哀其業。使至喪限。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爲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貴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限感。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貪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斃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借盜之虐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于市虎。移恩改愛。與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于事捷。得申展。悲于嚮昔。至此變故。餘怖踴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怒。分卽當戮。爲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通于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力。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于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事。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貪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及此。誠暴猾賊之鋒。權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慚之矣。臣之懷懷。念效于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叡卽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原注。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

既恃險阻。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爲仇。並爲寇。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懼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福禍。奉車都尉驪去。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安將軍還歸鄉里。賜其車馬。絹百匹。安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安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安性果烈。乃心于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辨而不俗。附依典語。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宏行。宏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我利害。辨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鄙生之降齊王。使者至淵設甲兵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驥驥。將已爲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爲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原注。吳書。魏遣使者傳容養變拜淵爲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

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養大怖。由是還洛言狀。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養至。住學館。

不利而還淵自立爲燕王。稱紹漢元年。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復稱

臣于吳。上表謝罪。求兵北伐。權復許之。又令官屬尙書自直于叙。指斥怨望。

原注。魏書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爲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

求爲典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

讀懇切。精神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

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爲榮。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

梯。感恩惟報。死不得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愆違。郡在藩表。

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啟扈度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達。城門晝閉。

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羽檄相達。城門晝閉。

樂。威震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遠土之不壤。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

而民保于康庭矣。這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祖。吏民咸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

武烈。邁德履仁。乃心京堂。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助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

名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已事魏。匪處小厭大。長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

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

。預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勿懷愛。淵

。慕我祖考。君臨萬民。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觀。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

。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忿舊怨。續悉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逼。守志匪

石。嗾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臬載獻誠。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

無所隔限。淵不顧敵仇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強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

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捐膏泣血。夫三軍所伐。變夷戎狄。驅逐不虔。于是致

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離離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惜

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志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離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惜

而知善。譏巧似直。感亂聖聽。尙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重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

伺。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于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

。惘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感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參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

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以爲刺史與

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俯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美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
。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縛縛。伐薪制挺。改案爲櫓。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
怨而不怒。比遣救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切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
從教令。乃躬身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華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暨陸
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辨著廊廟。勝衣舉。誦詠明文。以爲口實。掘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
衰世諸侯。猶慕者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
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陸之民。國殷兵強。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
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國。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三世則君之。
。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
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隸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力。昔劇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鄒
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愚頑。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捐育。亮其控告
。使疏遠之臣。叡大怒。景初二年春。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原注。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
。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觀其使。羊衢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
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遼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慮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
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
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

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
東北。卽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兵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
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
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郡東南
原注。晉書有長星。色白。有芒數。
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氏。
壬午。淵衆潰。與其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

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元菟、悉平。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奪恭位，謂淵必叛，數表請討。淵以淵已立，因而拊之。及淵叛，繫晃。淵首到，晃與其子相對而哭。勸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諫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殮殯於宅。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歲而滅。

議曰：瓚始從史義烈，亦燕趙之豪，及志盈意侈，賊殺州牧，大亂幽陵，一蹕單斃，宜哉！方中原多故，而度屈強海外，子孫得以跳踉翻覆，是以後亡也。

贊曰：恭祖有識，拒操推劉，爰引皇緒，紹開東周。瓚挾勁氣，輒害宗子，百樓雖多，云胡不死？度割遼海，奕世翻覆，抗魏挑吳，終于赤族。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列傳第八

漢臣

張燕 張繡 張魯 圖 士燮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爲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爲帥，俱攻廩陶，牛角爲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曰：「必以燕爲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故軍中號曰飛燕。時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氍根、白騎、張雷公、青牛角、劉石、左髻丈八、平漢大計、謹案後漢書注引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司隸掾城、謹案後漢書作緣城，九州春秋作緣城、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蠡之徒，並起山谷間，其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而燕善得士卒心。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賊多附之，部衆浸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奉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原注：九州春秋：燕遣使拜楊鳳爲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漢書陳志皆謂拜燕爲平難中郎將，今從之。燕復漸寇河內，逼近京師，詔以太僕朱雋爲河內太守，擊卻之。及董卓遷天子于長安，天下兵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

瓚與紹戰爲紹所敗。又令于毒與魏郡兵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衆數萬人。會鄴中聞紹至。皆遁去。紹遂討于毒斬之。入太行尋山北行。并斬左髭丈八、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羝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燕戰于常山十餘日。燕兵傷敗。紹軍亦困弊。遂俱退。燕收合山谷餘賊。衆復盛。紹圍公孫瓚于易京。瓚窘逼。遣其子續求救于燕。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已堅守自保。不復出。曹操遣曹仁擊斬眭固于射犬。燕黨遂衰矣。及操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十餘萬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卒子方嗣。方卒子融嗣。燕曾孫林與晉趙王倫爲亂。不周歲爲尙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爲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

謹案。祖厲音宜賴。縣名。見前漢地理志。

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

雋。繡爲縣吏。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爲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報仇。繡隨濟

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宏農。士卒飢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

合。曹操軍消水。繡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操聞其不悅。密欲殺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操壯之。手

以金賜之。繡疑其圖己。掩襲操。操軍敗。殺操二子。

原注。吳書。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

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

祖。太祖不備。故敗。繡還保穰。劉表資給之。操比年攻之不克。操拒袁紹于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

繡。至操執其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于南

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桓于柳城。未至。曹丕因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耶。繡乃自殺。諡曰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謹案目錄。此下有張魯傳。又附閭圃劉雄鳴二人。今止存劉雄鳴一篇。

劉雄鳴者。藍田人。少以采藥射獵爲業。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識道不迷。時人因謂能雲霧。僅汜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表爲小將。馬超等反。不從。超破。詣曹操。操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卽卿也。乃厚禮之。拜爲將軍。遣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操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命。操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操降。皆復官爵。原注。陳志。公孫瓚。陶謙。張魯共一傳。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含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社。則于彼爲愈焉矣。承祚乃以匹夫憂死譏之。非知之也。

議曰。燕繡以劇盜。魯以妖賊。力屈而降。不虞遺民有足嘉者。操得漢中。不從司馬懿策而遂取蜀。操豈昧事幾者哉。越重險而遇昭烈。未必得志。慮之熟矣。其後出斜谷。軍遮要。果以敗還。嗚呼。操能取天下而不能取漢中。殆天所以存漢。非人謀所及也。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魯國汝陽人。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